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諫書稀庵筆記 第四章

◎樹上開花 清時，福州將軍滿員充之，兼管閩海關，歲入甚豐。有穆將軍營謀此缺，由內監為之向某妃關說，須繳內費七萬，先交萬，到任後再陸續呈繳，名曰「樹上開花」。凡先買缺後交銀者，統謂之「樹上開花」。予曰：「此四字，用之他處，不甚切題；用之穆將軍，則切合典故，古有大樹將軍也。」聞者捧腹。維時穆將軍貧甚，應交之萬，亦無之，乃乞貸於親朋。予師錫尚書，一生官囊只有四萬金，性情慷慨。穆將軍問之借貸，言借用兩三月，即歸還，亦不明言其事。吾師素與之相契，即盡付之。穆於各處借湊，呈進萬，得旨簡放。到任後，數月病故，身後蕭然。尚蒙特恩，著入城治喪，殊典也。人謂之「樹上開花」四字，易得「入城治喪」四字，字數相符，可以無憾。而吾師因此貧窘，懊悔難言，抱病而逝。遺妾出一子，方八歲。家中度日，先典衣，後典屋。尚書府邸，淒涼不堪，與予寓相近。師母乃屬予為之籌畫，時年未滿四旬，舉止爛雅，有大家風範。其呼予也，若婢僕之呼其主人。予謝弗敢當，曰：「如師母，乃世兄之母也，向後當呼予之字。」嗣後相見，乃呼以字。子集合同年，歲有所助。迨世兄成人，同年徐東海乃委之一差，家中稍可支持。

◎湯相國

江南湯金釗相國為諸生時，聞鄰有貧而鬻女者，恐其墜於煙花，以金贖之。女之父無賴也，又轉鬻於京師，輾轉入和府中。女貌美麗，和相寵之。女念湯秀才之恩，日言於和相。和相乃專函致江督，招致湯生。湯生聞而潛逃。江督覓之不得，乃復信和相，言此生不受提拔，逃匿遠方，鄉試亦不復至。迨嘉慶時，和相得罪查抄，抄得此信，呈進於上。上曰：「窮諸生，乃有此骨格，可嘉也。」乃密囑鄉會試官，暗記其卷，必中之。湯聞和相既敗，乃歸應試。連捷入翰林，不數年位至宰輔，眷遇極隆。可見士子立身，窮且益堅，一日登位，方能建立事業，如湯相國也。

◎素某

內務府大臣素姓者，先為內務府郎中，正逢大婚典禮，一切器皿陳設，歸內務府採辦，至奏銷之日，先造草冊，其中浮冒已多。素某閱畢，問同僚曰：「此中浮冒之數，諸君得之，可數一生享用乎？」咸曰：「足矣。」素某曰：「君等足，吾不足也。請將字上加一撇，改為千字，此項歸我。有罪吾一人當之，與君等無干。」因此富甲京師，且由郎中升內務府大臣。日後風聲漸露，有人奏參，行將查抄，乃以巨款賄要路得免，僅予革職。家居無事，乃起樓閣，修園林，以大理石鋪地，紫肝碎石疊花徑。一切器皿，皆以銀為之，至灶上之溫水鑊子，亦以銀為之。吸鴉片則專購鹿作圖（煙之至香美者），煙槍飾以寶石翡翠。每飯後，吸二口，用槍二枝。都中極美優伶，為之燒煙，燒成，插於架上，牀頭橫列，如綠營之槍架焉。夜則與群優同寢，所最寵之優，王姓，美秀如處女，為之娶妻建大房。無何，風流病因之大作，小便一滴不能下。予論之曰：「愛龍陽，必傷其陽，此一定之理也。」醫者又誤投以燥烈之劑，用上等肉桂，一兩值五金，煎成，其香盈室。服至一月，其病益劇。有徐小香者，名優也，往視其病，勸之曰：「行善則病癒。現京中米珠薪桂，飢民流離載道，胡弗發慈悲以濟之？」乃予以銀券兩萬，俾其路逢貧民則施之。小香懷之，甫出大門，聞宅內哭聲已作，知其棄龍陽而歸天矣，年才五餘歲。小香懷款急走，棄其業而歸姑蘇故里，易名留須，為其子捐一武職，而身為封翁矣。聞素某歿於書齋，諸優伶繞榻而哭。予贊之曰：「偉哉素某，不死於婦人女子之手！」

◎查三

查三，山西人。攜巨金至京，人呼為三子（京師揮金如土者為子）。自山西入京西便門，寓旅舍，跡未入正陽門，一日之間，而功名頂戴，車馬衣服，人為之料理妥協。蓋京師捐官，則西河沿金店司之，巧街之車，有大鞍，有頂馬大騾，瓜子店衙衙衣店，無衣不備，入京者腰纏既富，咄嗟立致。查三捐一部主事，擇日到部，綽綽然為闊京官矣。連日宴同僚，宴同鄉，傳優侑酒，駝峰猩唇，山珍雜錯，為方丈之席。絲竹管弦，雅歌盈耳，為卜夜之樂。客有傍晚入城者，則留之，暗使司門者隨到隨開，一次子金。司門兵月餉不過二金，得此重賄，無不樂為。新年燈節，菜館甫開張，在龍源樓宴客。時有初生小雞日看燈雞，大如瓦雀。欲嘗其腦，館廚加工烹之，曰美，再嘗一碗。食畢，謂館廚曰：「是或豬腦，謂之雞腦，賈也。」館廚曰：「請三爺驗之。」果見廚中所割小雞，盈兩案矣。眾曰：「慘哉！」而三爺則大樂。時有優旦日採珠，美秀無匹。前數年，紈袴爭風，幾成大獄。三爺愛之，一日昵語曰：「三爺青花大騾，為京中第一，可羨也。」乃並車贈之，無吝色。於是子之名大振，都中王公子弟，皆退讓弗敢抗。年後，家業蕩然，金盡裘敝，常徒行街衢，乞貸於人，咸弗顧。惟採珠憐之，送以小騾車，及衣帽數事。又數年，困窘而死。予曰：「如採珠者，絳袍贈范叔，尚有人心。美優多老而無依，此伶定有厚福。」生有一女，貌亦美，木商呂姓富有貲，購為妾，並養採珠終其身。採珠尚有義子，木商亦養之，群呼為「勇爺」，以勇字形似勇字。予曰：「採珠當為兵丈。」以兵字形似岳字也。

◎書吏

六部書吏之富，莫如戶部銀庫之經承。有史鬆泉者，家貲數萬。其取利之法，每月外省解餉，必有費，兼有解匯票莊銀券者，則仍暗存票莊生利。經承一任六年，則富甚。史鬆泉未滿六年，以過被革，禁羈一年。釋出後，豪富自如，房屋連互，院落數層，皆四面廊廂，雨雪不須張蓋。日日有美伶為之燒煙。其酒食之美，尤異尋常。紹酒每壇百斤，或五斤，陳過年而後開，醇如膠，甘如醴，飲至杯，則醉如泥，而不作酒惡。醒解時，喉潤如酥。都中沿街酒帘飄揚，門牌華麗者，無此佳釀。饌有白宮燕，以燒鴨絲加青嫩竹筍和炒之，以餉老饕，予可食一簋。又有自造南豆腐，鴨湯煨之，上加金華火腿細末，作紅壽字，鮮明不忍下箸。侑酒者以匙送予口，乃食之。鬆泉既脫書吏籍，日與吾鄰往來予嘗見之，故相識。其門外安上馬石兩大方，巡街御史逼其拆去，丐予為之緩頰，認修正陽門外石橋一丈，事乃解，故以盛饌相餉。且為人慷慨，有倪太史淡園與之交，簡放廣西知府，貧不能成行，得其資助，乃之任。予以此重之。每逢投柬邀飲，則欣然而往。又有國子監經承李秋賓者，自捐例開，捐官者必先捐貢監，每年照費計數萬金，官得其半，經承得其半，家故大富。予初不識之，一日與郭虞琴表兄在戲園觀劇，開戲半日後，忽見有僕數人，攜豹皮坐褥、細磁茶壺、白銅光亮水煙袋，尚有二三優伶，擁一肥胖老者登樓。少頃，年少名優，相繼上樓陪侍。園主人周旋慇懃，送茶點者絡繹不絕。虞琴瞪目視之，問予：「此何人也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數日後，鄰家演戲邀客，此人在座，始知其詳。飯後吸洋煙，優伶代燒，彼則坐而吸之。詢之優伶，皆曰：「此人老而好色，有姬妾數人，疲於奔命，患喘不能臥吸。」予潛告優伶解詩者李靈芝、朱素雲曰：「我有句贈此人：『龐然壓到群花上，恰似吳卒喘月時。』」兩人笑不能仰。

◎言儉

人能惜物，一生必可飽暖。鄉農背荷糞籃，遇糞則拾之，遇一草一木則拾之，其家必兩餐能給。又見秋後收後，種陸擠穗，俱在場矣，秋風蕭颯，樹葉紛飛，農子之勤者，編竹為大筩，遍野拖筩而行。須臾盈筩，盛之以筐，負至家，積於茅簷之下，如櫛如邱，為炊飯之需，為冬烘之計，而以所獲耒耜鬻諸市，得錢以購布棉為御冬之衣，三冬熙然，一家宴如也。紳之家，有能惜一絲一縷者，其享用必久。予見郭寅生外表兄，父為中丞，簪纓累世。性極儉，一羊皮服數年。家居著舊履，出門始易新者，一雙新履，予計其著年矣。冬月燃煤爐，上有鐵蓋，不令火熾費煤，子弟亦謹聽命。曹殿撰未第時，課讀其家，生徒受戒責甫畢，曹公撥爐蓋吸煙，生徒一手拭淚，一手蓋爐，其家教可知矣。以故良田千頃，大廈千間，子為翰林，作一邑巨室，蓋其家法流傳，已閱二百餘年矣。世亦有儉不中禮者，吾不取焉。平度王宗丞保之，京寓客屋，冬日窗無片紙，涼風颼颼，頭戴風帽，終日不脫。且曰：「人各有風帽，無須糊窗。」予諒之曰：「吾年嫂及如夫人都常戴風帽，雲鬢撩亂，粉黛半掩，金釵翠花插於何處？且飯後偶啜粥，香汗淋漓，定與君之風流汗相浹矣。」相與大笑。京師人聞之，無不絕倒。

◎自誇

羊公自誇其鶴能舞，邀客觀之，而鶴不舞。王勃之父王福，四子皆有文名，每對人誇之。韓思彥曰：「王武子有譽馬癖，君有譽兒癖，王家癖何多也？」嘗有自誇其闖作者，對人誦之，刺刺不休。若蒲留仙遇之，必謂之曰：「此等文字，只好向牀頭對婆子讀之。」又有自誇其妻者。如安邱李侍郎，誇其繼室之賢達明敏，在婦人所罕見。然不令其前妻之子入門，侍郎亦聽之。前妻子在家，安分守己，自食其力。一日入京省視父母，不得入門。同鄉婉解無效，其子痛哭而返。此婦生有數子，皆夭折。日後侍郎夫婦老死都中，尚賴其長子扶柩歸里。又有自誇其妾者。黃芝珊為濟南太守，納一妾，對幕賓誇其美。幕賓入見，貌僅中人，而蓮船幾盈尺，咸退而贊曰：「美人也，惟蓮船稍大耳。」太守詫曰：「不大。」已而自悟，曰：「是矣，予手掌太大，每覺纖不盈握耳。」太守本翰林出身，從此人呼為「大手筆」。有自誇其繪事者。吾邑於襄黼為內庭畫師，為人繪人物芭蕉，頗得意。予觀之曰：「君所繪女子，貌似不貞；男子則心似不正。知君胸中有秘戲圖也。惟蕉葉片片，吾愛之。吾久不得歸家鄉，今日得見山東白菜矣。」有自誇其字者。王侍郎覺生素有善書名，一日為人作字，書畢頗得意，請予觀之，見其字體極長，予曰：「吾鄉有一優旦，面極長，幾盈尺，群評之曰：『將其面從中一割，恰好兩個長臉。』君之字似之。」有自誇其收藏者。端午帥好古碑，得六朝墓誌銘二三□方，列於書齋階前，森矗如林。予曰：「君遠制矣，御城之內，不得立墓，胡有叢葬於此者？」有自誇其道學者。山東傅五星以進士為京官，侃侃然講程朱之學。一日為其壽辰，同寓者賀之，並索酒食。傅公曰：「凡人子生日，即父母苦日，吾逢此日，不飲酒，不茹葷。」同寓者默然而退。迨日將西落，聞其命僕駕車，著新衣冠，登車而行。同人尾其後，見其車徑入韓家潭衙衙（優伶所居）優伶家。同人闖門直入，已華筵橫陳，群優團坐。相見大笑，痛飲而歸。又直隸一儒者曰王錫可，章甫縫掖，規行矩步，自稱大儒。設帳於家，生徒濟濟，口講宋儒躬行實踐之學，並自言深明《易》教。一日正講乾坤二卦，曰：「乾道正則坤道自順。」其夫人自內出，至窗下置之曰：「王錫可，我看你今日敢吃飯否？我席後有錢一串，你竊去，私與大丫頭，幹得好事！」大儒面，猶低聲語諸生曰：「婦人之言，未可盡信。」此事與國初毛西河懼內正相同。西河講漢學。得博學鴻詞後，授徒於京寓，生徒數□人。一日正在博證遠引，其夫人出至窗外曰：「學生們勿信毛大可之言，昨日為此一節書，陳書一榻，翻閱半夜，今日又充博學。」西河曰：「考據之學，全在查書。婦人之言，不可聽也。」兩事相類。

◎蔥姑娘

◎都中羊肉極肥嫩，宰羊者皆回民，不敢自宰，必待老師父宰訖，予以貲數□文，乃自行體解而鬻之。其教規至嚴，篤信甚深。回教不食豬肉，京師閭巷，羊豬兩鋪，相間而設，即不比鄰，亦隔咫尺，若有意相逼，回漢不和以此。冬月多喜食烤羊肉、炮羊肉，或火鍋攪羊肉，皆美。戶部街有五香醬羊肉，以盒盛之，行千里不敗。夏日則燒羊肉，其湯濃腴。大抵皆食綿羊，不食山羊。其白煮者曰羊膏，亦有羊雜，以深溝衝衝所鬻為美。櫻桃斜街妓寮有妓曰富琴，善作羊肉包，中插蔥一段，將登筵則拔去，不見蔥而蔥香自在，人號此妓為蔥姑娘。有葉員外昵之，納為妾。予尚至葉家飲酒，飽啖一次，戲撰一聯，以葉與蔥作對云：「才子一身輕似葉，佳人□指細於蔥。」趙殿撰為書之，送入內房。此聯大蒙佳人賞鑒。過數日，又餽羊肉包一盤，以餉老饕。

◎紅玉

紅玉者，京師歌妓。美姿容，名噪一時，善歌又善謔，工部同僚常聚飲其家。臨清孫主政藍田，同僚呼為「藍田哥」，紅玉則呼為「爛甜瓜」，因之此名大振。曹縣曹郎中曉巒，紅玉則呼為「曹搗亂」，名亦遂振。曹公一日下署，偕友至其家，脫官衣於其榻上。他人所佩荷包等件，皆以玉為墜，曹則用博山料貨。紅玉指之曰：「你們看曹搗亂這塊料。」眾大笑之。蓋「這塊料」三字，京師謔語也。工部書吏王維寅雄於財，以二千金買為妾，同僚大失所望，與予相商曰：「王書吏維寅，為吾輩屬員，奪眾人之所好，可恨也。君能令其暫讓我輩一見紅玉乎？」予曰：「有一故事，與君言之。膠州高南阜夜夢司馬相如來拜，第二日得漢印一方曰『司馬相如』，秘藏之，不以示人。時南阜為揚州鹽大使，德州田山姜為運司，索觀此印，意欲奪之。南阜曰：『生平不能與人共者，山荆與此印耳。』若王書吏以此言相答，可奈何？諸君只好各抱單思病而已。」一年後，聞紅玉鑿生二子，予曰：「小杜詩云『狂風落盡深紅色，綠葉成陰子滿枝』，諸君單思病癒否？」咸曰：「愈矣。」

◎詩鍾

張文襄以宰相入樞廷，寓□剝海樓房。夏日湖水澄綠，荷花萬朵，日集諸名士作詩鍾。所傳詩鍾，勾心鬥角，巧妙無倫。時正手定學堂章程，刪訂五經，人謂之孔子復生。予曰：「孔子及張公，亦可為詩鍾。詩曰：『心傾東魯三千士，首解南皮二八年。』」（張，南皮人，□六歲中解元）。泰安傅主政庚和以御史、□剝海作詩鍾：「五夜寒燈焚諫草，一湖明月照荷花。」亦覺自然。又記孫茂才玉相以欽天監、優孟為詩鍾：「能尊舊歷為新歷，還以今人作古人。」又李生飴孫以鴉片煙、詩鍾兩題相對：「異香每向燈前撲，佳句還須飯後成。」青州童於玉達成以風及火車相對：「飄飄無影更無臭，軋軋見輪不見蹄。」幼稚吐屬，亦有意致。又歷下張右庭孝廉詠孔明、鹽車云：「三分漢室龍猶臥，□里太行馬不前。」又詠蟲豸、妓女云：「蛺蝶頻來花似錦，鴛鴦並臥樹搖錢。」又詠石頭、弟妹云：「人在山頭夫可望，草生池上婦同游。」又詠團魚、美人云：「蹣跚出水全身綠，窈窕迎風兩頰紅。」又詠蘇東坡、鶯鶯云：「月白風清游赤壁，佳期幽會仗紅娘。」又詠洋人暨共和剪髮云：「強寇真如長尾蠍，華人半是禿頭驢。」予阻之曰：「罵到自家，可以已矣。乞罷詠。」張孝廉曰：「尚有難題，請君詠之，以二喬姊妹對頭髮。」予詠曰：「遙望三吳懷二美，全憑一縷引千鈞。」

◎鼯蛟龍

戊辰冬，於學使建章，吾師也，按試萊府。試濰縣、即墨之日，題為「鼯蛟龍」，場士子窘甚。予在堂號，草草完卷，日尚未西。將交卷，後有牽予衣者。回顧之，其人以卷面示予，乃衛案首江姓，低聲曰：「次篇詩皆有，惟首篇下字難著。若被黜，有死而已。君盍救我？」予惻然，乃急為作三百字一篇，亦不佳。予與江皆入泮。歲丁巳，兩人皆年屆古稀，彼此相見，各道闊別。江之親我，如我老妻，可笑也。戲占一絕云：「前生總是訂因緣，鎖院相逢笑靦然。倩我捉刀三百字，為君延算七旬年。」此次曹殿撰撰以縣案首入泮，彼此相戲曰：「同案後得科第者，為蛟龍。不然，則鼯矣。」予幸不為鼯。此外劉伯興、劉蘭陔登賢書，予嘗呼為蛟。及試膠、高諸縣，題為「驚生焉」，濰新生相慶曰：「幸而免。」予曰：「『幸而免』，原有此諺，王姓行七者曰『幾幾乎』，王姓行九者曰『幸而免』。恭喜諸君，皆為王老七、王老九矣。」

◎京察記名

京官凡得京察一等記名者，無不簡放府道。惟旗員之目不識丁者，軍機大臣皆知之，不得簡放。每遇道府缺出，軍機呈單請簡，太后皆詢應放何人，大臣即口奏曰：「某人可放。」常有部院候補者，久不得補京官實缺，堂官即與軍機大臣抗爭曰：「吾部中胡不速放一二人？」不數日，見缺即放，其效如神。予記名時，首蒙簡放。此後或一日放一人，或數日又放數人。予對曹殿撰曰：「今日京察外放，如吾濰所云『開了蟹子包』」。曹曰：「君是頭蟹。」予曰：「頂甲是頭蟹。」

◎鑽營

有一翰林善鑽營，冀由京察放美缺，先拜許相國為義父；許故後，又拜梁相國為義父。翰林之妻貌甚美，時出入相府。值梁相國壽辰，親餽朝珠，蔥指纖纖，由懷中攜出，為相國掛於項上。都人為詠七律一首云：「當年相府拜乾娘，今日乾爹又姓梁。赫喧門庭新吏部，淒涼宅第舊中堂。郎如有貌何須妾，妾不害羞只為郎。百八牟尼親手掛，朝衣猶帶乳花香。」又一翰林先拜陳相為義父，相國之母死於京，翰林晝夜喪喪；後又拜許相國為義父，遣其妻時入相府請安，一住數日。都人為撰一聯曰：「昔歲入陳，寢苫枕塊；昭茲來許，抱衾與。」誠雅諷也。

◎滿漢歧異

京師各衙門三年一屆京察，每實缺七人，例保一等一人。翰林院編檢，惟南上兩齋行走者，及清秘堂撰文者，充國史館差者，

得保一等，此外則論資格。以故屆京察之年，或編檢有在家者，則在京之編檢與有交誼戚誼，飛函召之入京銷假，冀人數多則一等。六部滿漢員缺，吏戶禮兵刑五部人數大略相等，惟工部則滿缺九□餘，漢缺只□八，正途到部，須□五年後，方得補缺。而主稿行文，則漢人任其勞，漢人之向隅久矣。有四川趙亮熙以進士分工部，□八年補主事，人謂之「苦守寒窯王寶釧」。趙公寫作俱佳，放試差二次，六七年不得升員外郎。尚書潘文勤，乃與趙公同出重賞予一年老員外郎，請其告休，乃讓一缺，趙公始得一等，簡放知府。而滿員以二百金捐一筆帖式，不數年洊升工部郎中員外，外放府道，洊升撫藩矣。滿漢之不和以此。查光緒間，各省府道滿人居大半，督撫亦滿多於漢，且滿占優缺，漢則瘠缺，此革命之所由起也。然滿人以不多識字之故，而性情篤實，予在京二□餘年，吾家相第原在太液池西，四面皆滿人，比鄰往來，相交至洽，相信甚深，男女相見，如一家人，不若漢人之隔閡也。賀年必入內宅，祭桿子必請吃肉，吃肉時入閨內正房，上炕盤膝，婦女捧肉而進，坦坦焉無嫌疑也。此殆滿洲古風歟！今日清廷讓位，滿人無產，新學在位，清語人不得濫竽，窘困之狀，殆不堪言。翹首北望，為之黯然。

◎師生

旗人作官，必聽門政指揮，其發財亦賴門政。即罷官歸來，所有家私，統歸門政掌握。門政吞剝，富於主人。吾師嵩文恪故後，子尚幼，數年後漸貧。馮夢華借諸同年為之清查，勒令門政獻出帳簿，一一稽核，計應存二□萬金之產，不令門政管理，存案於順天府，交帳簿與如師母，按月由某當舖某票莊支用，母子賴以存活，至今府第及半畝園（《鴻雪因緣》所載）猶巋然存也。又宗尚書故後，家業漸落。寥仲山尚書，其門生也，率同年為之清理，至今產業尚多。緣漢人得科名綦難，知遇之感，終身不忘。年節必公宴老師，且送酒席於師母。三節皆往拜節，且有節敬。門生外放，歲有炭敬。師有過，則規勸，未見有相奏參者。有清一代，師生之誼獨厚，此亦科名之佳事也。

◎黑手套

共和以來，馬蹄袖如海龍貂皮等物，不得著矣。老年手冷，苦無善策。見舶來貨有絨手套，分白黑兩色，友人贈以白色者，予謝之曰：「手似春蔥者，應著白色。老夫非纖纖，不宜著此。」乃購黑色者著之。□指大如椎，又復黝黑，人皆笑之。予曰：「我題以詩句，可以掩丑。」詩云：「數載含仇志可哀，曾聞三晉有奇才。昂然一士橋邊立，握手才知豫讓來。」此仿唐張祜詠黑婦人之義。其詩云：「黃昏不語不知行，鼻似煙窗耳似鐺。獨把象牙梳插鬢，崑崙山上（山石皆黑）月初生。」形容黑字，可謂工妙。其詠白美人曰「一朵能行白牡丹」，尚覺尋常。

◎翟文泉

吾萊府翟文泉雲升先生，學問淵博，字學尤精，所著《隸篇》一書，考據精詳，堪為後學法守。其收藏之富，誠不可及。又撰《韻字鑑》一書，實為山東末學之津梁。大抵山東口音太重，讀平上去入，不能盡葉，詩句每多失占。自有此書，一翻閱而自知。予主陵縣三泉書院時，其縣六□年無科第，生員文字有極佳者，惟詩多失占，乃令其各購《韻字鑑》一部，教之翻檢。秋遇鄉試，遽高中周遇盛一人，■縣狂喜。文泉八分書，筆力健勁，山東桂未谷為第一，文泉當為第二。何以知之？京師琉璃廠所賣桂書聯值□金，翟書聯值四金。至鄧頑伯字，非山東人，應作別論。文泉下款「雲升」二字，遠視似「三叔」，故吾鄉群呼為「翟三叔」，予不敢也。人問故，予曰：「文泉與先伯祖文愨公同案入泮，相契至深，其《隸篇》一書，先文愨在京序之刻之，風行海內矣，予當稱文泉為太世叔。」人多解頤。

◎文人標榜

剃頭匠亦有解文義者。濰郭宅街有一剃頭鋪，乞予撰聯，且送宣紙來。予書曰：「職贊共和，學佛門祝髮；名為待詔，代文士修容。」此聯一懸，文士咸來剃頭，日不暇給。予笑曰：「此亦如唐張祜聞妓女端端大名，往訪，不見禮遇，乃作黑婦人詩以貶之，從此門前冷落車馬稀。端端大悔，急延之，款留數日，張復作一詩：「新得驪駒跨繡鞍，善和坊裡取端端。揚州今日渾成錯，一朵能行白牡丹。」此詩亦尋常，而車馬又盈門矣，乃一時文人互相標榜之風耳。

◎同胞

共和以來，咸曰五族同胞。五族者，今所謂漢、滿、蒙、藏、回也。同胞二字，由於《北史》齊昭帝詔曰：「長廣王湛，人雄之望。海內瞻仰，同胞共氣，國家所憑。」又《西銘》：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。」查親若同胞，濰人自昔有之。明初，濰邑兵燹後子餘無幾，乃遷他省之人，俾居濰邑。其同村遷來者，人口無多，彼此相依為命，親如骨肉。舊傳崔、蔣、唐、田為一家，苟、陳為一家，雖各仍其姓，而親如同胞，數世不結婚姻，古風之厚也。吾先人則官留濰邑，自為一陳姓，非苟、陳也。然閭閻陳姓實繁，有自昌樂遷來，曰「房氏陳」，有願連宗者曰「附支陳」，皆世有輩次，為兄弟為叔姪，釐然不紊，二百餘年矣。且同姓不為婚，吾濰謹守此禮。此外各縣，「王王氏」、「李李氏」者多矣。合肥李家，原係寒微，李李氏居多，既有貴人，刻硃卷時，乃避此嫌，改為李季氏，人皆謂賞其外家戴花翎矣。予曰：「統兵大員，以五品頂翎印札賞人，屢見也，奚足怪？」舊例巡城御史尚有此權，其緝捕勤奮之武弁，予特賞之，旋見其帽戴水晶頂藍翎，前來謝獎。

◎五城

巡城分五城，曰中、東、南、西、北。自禁城外，劃界至大、宛兩縣之外郊，專管緝捕盜賊、戶婚、田產、錢債等案。京師諺云：「中城曰子女玉帛，東城曰布麻絲粟，南城曰商賈行旅，西城曰衣冠文物，北城曰奸盜邪淫。」予巡中城，非如《左傳》所云「子女玉帛，則君有之」，並非美缺也。其地多珠玉綢緞等肆，且有如唐時之教坊優妓，以故既奉命巡城，遂不得冶游，岸然以道學自居。然亦有可施之德政。戲館妓寮最懼者，因爭鬥封門。封門後，車馬冷落，姑不待言；迨訟事畢，呈請啟封，吏役需索無厭。予則懲其爭鬥之人，而不封其門，恐此輩一日不得食，則濫而為匪。以故優孟衣冠輩，樽前窈窕頌餘德政不置，抑可笑也。

◎念秧

京師盜賊，尚可緝獲，惟小侶（即念秧）無從捉摸，蹤跡詭秘，巧術百變。其師教至嚴，得物先呈其師。如割辮繩，不准割人發；竊眼鏡，不准割眼鏡盒。遇有勢之人失物，向捕頭嚴索，則原物歸還。竊物後必靜聽數日，方敢變賣。一日，眾小侶謂其師曰：「師之術精矣，某中堂面戴墨晶眼鏡，能竊之乎？」曰：「能竊之，又能還之。」一日，中堂退朝至宅，甫下車，小侶師上前小跪請安，掇其眼鏡，飛行無蹤。中堂震怒，諭捕頭：「還我原物，尚欲一見其人，不之責也，勿懼。」第二日黎明，方辨色，中堂至東華門外下車，其人又上前請安曰：「送還眼鏡。」中堂方將細視其人，第見眼鏡在車前褥上，其人已入人叢中，人多如鯽，不能辨矣。此特顯其手法之敏捷耳，非欲發財也。小侶在人後，惟同行朋友，可以衛護，若涂人多言，必思報之。一日有鄉人騎驢過西長安街，驢上褥套儲重物，小侶隨後，摸之。官宅大門前立一女僕，見之曰：「騎驢者小心。」一回顧間，小侶已遁。過數日，女僕告假回家，頭戴銀首飾，手攜衣包，小侶於宣武門外叢人中，將女僕捉住，大聲曰：「此吾妻也，久尋不見，不知淫奔何處？」拳揮之，足踢之，拔去首飾，奪其衣包，恨恨曰：「不要此婦矣。」僕婦受驚，急不能辯，而小侶已逃遁。僕婦乃向涂人泣訴，咸曰：「汝早不明言。」咸以為丈夫打其淫婦，外人不便多事也。

◎民軍之難

自共和告成，五年於茲，袁世凱復稱帝於燕京，改元洪憲。不逾月，滇省獨立，蔡鐸率義師北伐，袁氏遣兵御之。丙辰春，黔、桂、浙、粵響應滇軍。孫文遣唐正、朱霽青率東北軍赴山東，將至濰。有賈人如鄭弦高者，自青島歸，密告陸軍，言東北軍與日人勾結，將乘火車至濰。陸軍乃戒嚴。初三日夜，民軍下車，先攻南門，陸軍登陴御之，互相轟擊。民軍遣一隊入東關，陸軍之駐城外者，馳往巷戰，民軍敗走，蟄伏於火車站旁。初四日夜，城上下臺戰如昨，黎明炮聲頓息。有日本兵官岡田，叩關而入，密與陸軍關說，息戰讓城，風傳行將立約議和，自此以後，無戰事。關約定民軍入城，不勒捐，不擾民。此約終未宣佈，而城門屯塞，將近一月，無論米糧難得，即河水亦不得汲飲。故予有句云：「城外河流甘似蜜，街頭井水苦如瓜。四門嚴閉交通斷，一月詩

人不飲茶。」即謂此也。斯時邑人窘困難言，聞有議和之信，喜甚。至廿四日；陸軍全隊出城，駐北鄙闕莊，縣官隨之而去。邑父老乃歡迎民軍入城，計其人數，不過四五百耳。只有洋槍，並無大炮。入城之後，又恐陸軍之聚而殲之，乃募兵自衛。於是遊手好閒之人，盡入營伍而為兵，所需糧餉槍枝馬匹器皿，責濰紳出資供給，稍有遲誤，則綁票以強索。閱八九月，已勒去百餘萬元。省憲知濰人之不堪命也，乃委曲同豐前來編練，由省給餉二〇萬元。而居正懷之而去，仍仰給於濰。其偽旅長王貫忱尤兇惡貪婪，先以兵力攻趙仲玉而奪其旅長，繼又繫押紳士，勒索巨款。奉調將行，縱兵搶掠焚燒，然後西行。至省後，即嚴拿槍斃。省偽帥朱霽青，亦被監禁。此亂事之大略也。

◎擒匪

咸豐辛酉，擒匪任柱、賴汶光擾及濰縣。先聞匪在曹、兗一帶，濰即練勇備戰。四隅四關，各有團長，吾家中丞公雲谷為總團長。二月二〇日，匪逼負郭近村，傾城練勇出御之，鏖戰於三里莊。計城關之勇，約四千餘人，賊匪〇萬餘人，寡不敵眾，交綏半日而敗。邑人陣亡者四百餘人，傷賊亦數百人，匪之銳氣少挫。蓋入山東以來，橫行無阻，官兵尾其後，不敢擊，及受濰人之猛攻，實出意外。群匪不敢久停，恐濰人再與續戰，乘夜東竄，而濰城關得以無恙。是役也，吾三胞叔叔康公、吾堂伯綏卿太守公以領隊為前鋒，皆死焉。事後，濱州杜侍郎嗣奉命來濰督辦團練，奏請優恤陣亡將士，均蒙飭建專祠或給予世職。祠在文廟之右，地方官歲時致祭。綏卿公諱介眉，原任歸德府知府，恤贈大僕寺卿，世襲騎都尉。叔康公諱介，封恤贈國子監學錄，世襲雲騎尉。

◎老瞞

濰縣東關九曲巷相傳有一物，夜則出，蹣跚而行，或當道蠢然而臥，體大如盎，有毛似刺，不傷人，不為祟，俗名之曰老瞞。予曰：此匪也。匪即蝟，《晉書·桓溫傳》：「面如紫石稜，須作蝟毛磔。」又《爾雅》：「匪，毛刺。」注：「今謂之蝟。」狀如鼠，毛似針。今京師謂之財神。九曲巷貨棧比櫛，為一縣財物所聚，前數年明火大盜入則迷，賴有此多年神物耳。然則白晝藏於何處？曰：此必有窟，窟亦不必大，蝟善縮。《西京雜記》：「元豐二年大寒，雪深五尺，鳥獸皆死，卒馬皆蜷縮如蝟。」蝟縮其身，伏於窟，故白晝不見。爰告鄉人：夜或遇之，切勿傷害。京師以蝟為財神，極有靈驗，前已詳紀之。

◎狐

《聊齋》、《閱微草堂》多言狐，濰不多見。惟城上文昌閣旁建有炮台，深數丈，太平日久，無強寇攻城之事，故久不啟用。廟祝鞏姓，言狐穴其中，不見形，不擾人，夜靜月明，間聞作人言。爰加敬禮，朔望則焚香奠茶。閣內儲火藥極多，五〇餘年，未曾炸燃，或賴其保護歟？鞏姓貧寒，以割雞為生，歲蓄數〇隻，未曾被啖。間有邑人赴廟燒香，亦以燒雞、熟雞子供於洞，夜則饗之。或小兒竊食，夜必隔窗告其家長，故無敢竊食者。鞏姓子孫眾多，坐食無策，擬入京入省謀生計，為文祈狐判示。文置於案，翌晨視之，見「京」字上加一「東」字，乃群赴東京，學日本言語文字。歸國後，在青島日署掌文牘，由是家計饒裕。歲久生育漸繁，洞不能容，城下有閒房一所，狐分居之。丙辰年，東北軍踞城，兵士七八人，夏日寢其內，藉乘涼爽。夜則互相手擊，若顛癩然，面目盡腫，曉則鼠竄矣。以匪軍之強悍，而見懲於狐，狐殆為濰人作不平之舉哉！